

四川盐源县老龙头墓地考古取得重要成果

若水寻盐用青铜续写传奇



M751 杖首

老龙头墓地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润盐镇五洞桥村毛家坝，海拔2450米。墓地核心区总面积约12000平方米，1986年至2001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单位对该墓地进行了三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1座。2020年4月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盐源县文物管理所等组成联合考古队，连续四年对老龙头墓地进行了发掘。截至2023年11月已发掘面积4200平方米，清理墓葬1893座、马坑1个。

老龙头墓地的墓葬层叠压，墓底距地表深度从0.3至4.5米不等。除少数棺槨葬外，其余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中型墓葬可见巨石覆盖墓口的现象。墓葬以东西向为主，少数为南北向。可辨识人骨的墓葬，头向以西向为主，次为东向，少量南北向，仅见于发掘区东南部。竖穴土坑墓的墓室内多遗留有木质葬具痕迹，可能为棺或梓的痕迹。大、中型墓葬有棺槨痕迹，小型墓普遍有棺槨，部分底部无棺但遗留隔板痕迹，少量墓葬则不见葬具痕迹。葬法以一次葬为主，少见二次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最为常见，另见少量截肢葬、屈肢葬。此外，一些人骨遗骸存在以物包裹的现象。少数墓葬可见叠葬现象，多者为5层，少者为2层，各层人骨之间间隔较薄，各层人骨葬法亦有差异，一般是偏上层人骨为仰身直肢葬，偏下层则为二次葬。

绝大部分墓葬出土有随葬品，多寡不一。目前共出土各类遗物7000余件(套)，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玻璃器、石器、骨器等，以陶器和铜器为大宗。陶器以各类双耳罐为主，另有少量单耳罐、高颈罐、带流壶、瓶、豆等器物。铜器种类丰富，主要包括戈、剑、钺、矛等兵器，刀、削、凿等工具，马衔、马镡、当卢、节约、铃、角形饰等马具和杖首、树枝形饰、鸟形饰等装饰礼仪用器；另出土少量青铜觥、袍甲、纺织工具等其他器物。铜器以兵器、工具和马具多见。石器主要包括刀、箭镞、砭针、砺石、磨石、臼、杵、石范等。铁器以铜柄铁剑为主。金器以金箔制品为主，包括项饰、戒指、薄片等器类。银器有手镯等。玻璃器主要为费昂斯串珠。此外还出土有玛瑙珠、绿松石珠饰、滑石饰品、海贝、皮革制品等。

土坑竖穴墓根据形制及规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带盖顶石的大中型墓葬，面积在5-20平方米，以7-10平方米居多，均发现有木质葬具，部分墓葬可见葬具上下叠叠的现象，推测此类墓大多有棺有槨。少数墓内随葬马，常见头骨、牙齿和肢骨等遗存，个别墓葬在附近设有专门的马坑。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各类铜器、铁器、金器、陶器、石器、玻璃器等。铜器以兵器为主，马具也较为常见，甚至组成马具。少数规格较高的墓葬出土铜纺织工具、小型铜车马、铜案、铜勺、彩陶大双耳罐等特殊器物。第二类为不带盖顶石、带有单棺的中小型墓葬，面积多在1.5-5平方米，基本不见马等动物随葬。出土遗物主要为铜器、陶器和石器，与第一类墓相比，不见铜纺织工具，极少见马具、杖首、动物形装饰等铜器和玻璃器，树枝形饰、铃等铜器仍然可见。陶器中不见彩陶罐，仅有各类双耳罐、纺轮也较多。石钺等更为常见。一些墓葬随葬有石范、陶鼓风管等与冶炼相关的遗物。第三类为不带盖顶石、多无木质的小型墓葬，面积多在1-4平方米。一些墓葬边缘有一周侧坑，中间无底板；另一些则完全无葬具的痕迹。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基本不见铜器，部分墓葬无随葬品。陶器中，常见带流壶、高颈罐、圈足双耳罐、纺轮等，几乎不见平底双耳罐；石器常见石范、砺石、磨石、石刀等。

瓮棺葬主要分布于发掘区的中西部。墓坑为圆形或椭圆形，面积小于1平方米。以1-2件陶瓮为葬具，多东西向放置，人骨多已腐朽。偏早阶段的瓮棺葬以大口乳钉瓮为葬具，无随葬品。偏晚阶段的瓮棺葬多以小口瓮为葬具，陶瓮形体较高，有的带有双耳。随葬品有双耳罐等器物。

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结合测年数据，可将这处墓葬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先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主体为西周时期。墓葬包括无盖顶石的竖穴土坑墓和瓮棺葬，其中竖穴土坑墓多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品中铜器极少见，仅有少量箭镞等。陶器以乳钉瓮、瓮式豆、带流壶、高颈罐和圈足小双耳罐为主，器物类型比较单一，另外还常见刀、箭镞、砭针等石器，个别墓葬随葬有石范、鼓风管。

第二期为先春秋时期。墓葬为无盖顶石的竖穴土坑墓，多有木质葬具。随葬器物以陶器、石器和铜器为主，以带盖铜剑/刀、陶小双耳罐、陶高颈罐为代表的器物组合具有特色。石器中砺石和石范较为流行。

第三期为战国至西汉早期。墓葬包括无盖顶石的竖穴土坑墓、带盖顶石的竖穴土坑墓和瓮棺葬，均有木质葬具，少数大型墓葬有梓。随葬器物以铜器、陶器、石器、玻璃器、金器等为主。墓葬规模呈现出较明显的分化。大型墓葬随葬品数量多、类型丰富，并有一些特殊器物。中小型墓葬则以铜兵器为主。墓葬之间明显的阶层分化是该期墓葬的一大特征。

此次发掘突破了既往认为老龙头墓地的年代上限延至商周之际、完整构建了盐源盆地青铜时代商代晚期至西汉的年代框架，为川西南乃至滇西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谱系和年代研究提供了标尺和参照系。此外，该墓地独特的丧葬习俗丰富了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内涵，高等级墓葬盛行石范覆盖墓口和以马头为标识的树葬等，并随葬有丰富的青铜马具，这是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广泛随葬马具习俗的典型代表。该墓地还发现有朱砂矿、“狼兵”葬、叠葬、截肢葬等特殊葬俗，其中叠葬墓在滇文化中较为罕见。

经过四年的发掘，厘清了老龙头墓地的布局与历时性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特征。该墓地墓葬排列密集，层累叠压，早、晚墓葬少有打破关系，叠压关系多主；墓向一致，以东西向常见，墓地东部可见少量南北向；墓地营建当有统一规划，早、晚墓葬营建方式不一；早、中期墓葬的阶层分化不明显，晚期墓葬等级分化差异明显。

盐源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区中段，考古研究表明该地区是历史上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地区的地理节点，同时也是青藏高原东麓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南北文化交流于此，古代文化的多元性与复合性特征突出。以老龙头墓地为代表的盐源青铜文化呈现出复杂多样、多元融合的特点，是当地青铜时代居民与中国西南地区 and 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及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产物与典范。老龙头第一期出土的乳钉瓮、带流壶、豆等陶器与安宁河流域的高坡文化及以新庄 M271 为代表的类似遗存相似，其中瓮式豆可能受到西北地区泾水文化的影响。老龙头第三期出土的铜纺织工具尤其是成套的腰机构件与此前发现的鼓、覆瓦形编钟、蛇首短剑等器物是滇文化的典型器物，可能是通过交换等手段得来的“舶来品”。老龙头出土纺织工具和滇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它们多出士于高等级墓葬中，可能是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老龙头墓地随葬双耳罐、山字格剑、铜柄铁剑的习俗与川西高原和滇西北地区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老龙头出土的双圆饼首短剑、弧背刀/削、带柄铜镜等铜器及殉马和随葬马具的习俗明显受到了中国北方地区 and 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此外，老龙头墓地以随葬石范、陶鼓风管、卵石、漆包或卵石等固定限制性物品铸匠墓的发现，验证了盐源青铜器系当地铸造的推测。老龙头铸匠墓的发现为探索西南地区青铜时代重要的标志和模式、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地区青铜冶铸技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老龙头墓地海贝、费昂斯珠、觥形饰等的出土及双马神信仰表明其与西亚、东南亚等区域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以老龙头墓地为代表的盐源青铜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和鲜明的时代与族群特征成为中国青铜文化大格局中一支绚丽的奇葩。该青铜文化以战国至西汉的青铜文化面貌最具特质，从分布地理与流行时间来看，其可能与文献记载的笮人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是近年西南夷考古的重要发现。盐源青铜文明既与周边地区同时期青铜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还有许多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因素，其文化面貌呈现出浓厚的复合性与多元性特征，这些文化因素汇聚于此是盐源地区地处民族与文化走廊节点地位的体现，将其青铜时代的西北高地与云贵高原串联起来，成为西南夷地区青铜文明一颗耀眼的明珠。

(老龙头墓地联合考古队)



老龙头墓地总平面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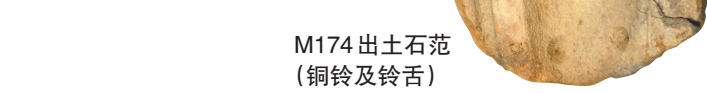
老龙头墓地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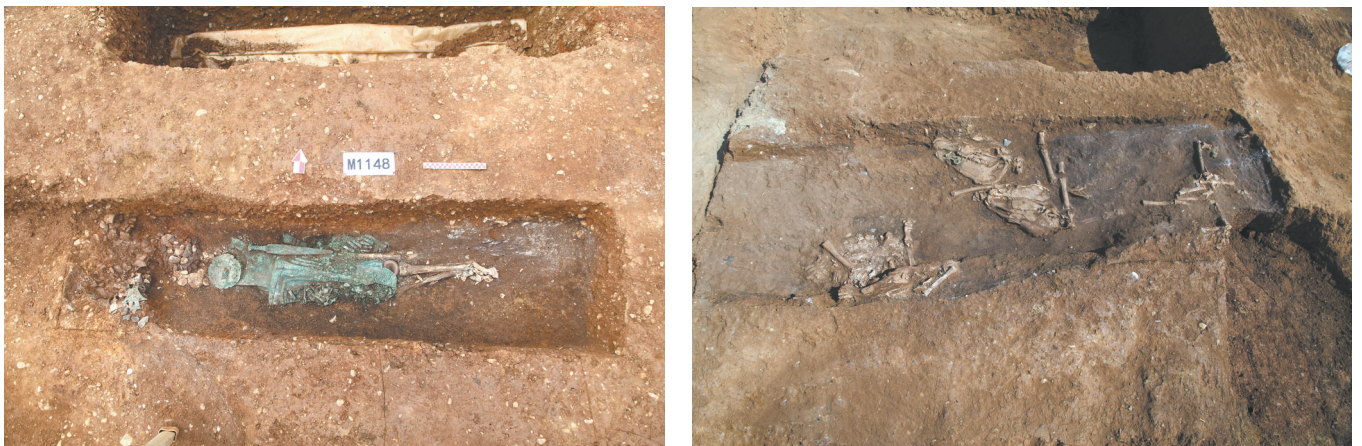
M13 彩绘双耳罐



M307



M174 出土石范 (铜铃及铃舌)



M1148



M1100 出土陶器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优势特色学科首席教授

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角度来看，西南夷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区域。“从多民族角度来看，西南夷重要。”而位于四川盐源的老龙头墓地，“实际上和云南连在一起了，我觉得它的主体文化实际还是滇文化。”云贵地区是最早进入中原地区国家政治核心的国家文化地区，但是这个过渡怎么过渡一直不清楚。“老龙头墓地的发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同时也为认识丝绸之路，包括西南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即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环境的交流，提供了资料。

李水城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老龙头墓地在区域及所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目前西南地区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境内，同阶段能见到的体量最大的墓地，已经清理的墓葬就有1800多座，时间跨度可以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汉代，其对建立整个盐源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原来该地区学术界并不了解，所以弥补这一地区文化体系也非常重要，这一历史意义要充分认识。老龙头墓地出土了相当一部分陶范，可以认识到这些陶器是在当地铸造，即当地的铜矿资源在哪？同时，从老龙头墓地出土的陶器来看，其与泾水文化南下，构成双耳罐的扩散发展，与这一谱系应有密切关系。此外，在交通条件更为恶劣的古代，通往盐源的交通线路是如何打通的，这里如何成为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值得深入思考。

霍巍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从大的自然环境、文化交流线路、文化考古材料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本体来看，我一直认为老龙头墓地说明了西南夷地区在青铜时代的特性。”漆器地与巴蜀地区的石棺葬文化紧密相连，并为西南夷、滇、两广等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考古线索。“尽管有很多问题要进一步研究，但至少，如果说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有那几个高峰期的话，三星堆、金沙以后，恐怕我们目光还真得放到老龙头。过去我经常开玩笑说，从三星堆到老龙头，梳理了一条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两个高峰点。”以老龙头出土的三轮青铜马车为例，“有车必有路，单人马车、双人马车，都是文化交流留下来的痕迹。老龙头墓地还有一人双轮的形制器，以及很多跟杖有关的杖首形器等。我们做青铜时代考古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在进入中原文化体系以后不断发生变化，再一个也就说明青铜时代这些族群之间不断交流，形成了很多有特征的文化属性，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焦南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盐源考古专委会主任

盐源老龙头墓地的田野考古工作质量非常高，清理、整理的资料均符合标准。根据目前研究资料显示，盐源老龙头墓地是西南地区数量众多、延续时间长、墓地形制和结构特殊的遗迹。从出土的各类文物来看，应该有大量的不同文化汇聚于此，从而研究本身来看，关于多元文化交流的方面已经相当充足、详细。“这里一共有六千多座墓葬，目前只发掘了一千八百多座，这些墓葬的布局、排列规律、等级等，按照目前的研究还能更进一步，这也正说明了下一步的研究价值之大。”除了目前已有的研究方向，对盐源地区盐业发展的研究，以及老龙头墓地与丝绸之路的联系、与周围文化的交流等方面，同样值得关注。

雷兴山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老龙头墓地可谓是一“枝独秀”。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显示，这里文化因素众多，人群构成也极为复杂。虽然有关于西南夷的文献记

载，但是如果能够从社会身份的角度切入研究，或许能够有社会和文化研究方面的突破。社会身份的研究包括对族群、等级、区域来源等多方面的研究。“对老龙头墓地人群的研究，再加之对墓地结构的研究，尝试理清不同因素所代表的不同社会身份的情况，或许能够揭示出社会形态和社会人群的结构，进而揭示文明的进程和模式。”

施劲松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盐源考古新发现，从已知情况来看非常重要。盐源老龙头墓地第一次发掘是1987年，1999年，2001年发掘之后出版了老龙头墓地和盐源青铜器发掘报告，让学界意识到这一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认识到盐源盆地一带存在独具特色的区域性青铜文明。最近四年的发掘获取了极为丰富的考古新材料，发掘和研究都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推进了我们对该地青铜文化的解释。这些新成果，新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在这些方面：首先，目前基本确定的盐源地区青铜文化的年代，大致构建了从商代晚期到西汉的年代框架，对于认识盐源当地的文化、认识西南地区广泛存在的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都有意义；其次，近几年发掘出了较为完整的墓葬，通过葬俗、随葬品，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青铜器文化面貌，也对我们重新认识西南地区青铜器文化有了全局性的意义；最后，这几年的新发现为探索区域间的联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材料，盐源县叠葬习俗在西南地区是独有发现，出土的金银器、玻璃器、海贝、玛瑙等，尽管数量不多，但是都很有指示意义，它们的发现和研究是在广阔时空规律当中认识盐源的青铜文化。

张弛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吴小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个人从老龙头墓地的考古成果中，感受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汉代的年代序列比过去清楚多了。对这个地区特别是像岷江上游地区年代的分期，对建立整个所谓的云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贡献也是非常大。其对东南亚地区的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我觉得将来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此外，还应对这个区域、这批人、这批社会延续到大的研究。“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墓葬方面，包括葬俗的特色、随葬品的特色，泛泛一看，给我的感觉，这批墓葬的仪式感非常强，不管是纺织器、马具、形器，还有双耳罐形器，这些都不是实用器，这些东西在墓葬里怎么放置的，仪式感这么强的东西，在葬仪当中怎么设置的，给我的冲击是很强烈的，这方面也值得再深入做归纳研究。”

陈建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老龙头墓地在盐源地区文化序列的建立上，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老龙头墓地已经发掘的1800多座墓葬，从商代末期一直到汉代的年代架构体系，从年代学角度来看贡献很大。“人们能够从老龙头墓地出土的器物中，看到在不同的时期，持续的文化交流和碰撞。这一点，也为老龙头墓地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角度。”这里既有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也有滇文化的因素，并且持续出现不同的文化因素，因此对人群的研究还有大有可为。”同时，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人骨考古、古DNA等多学科考古的介入，也对整个墓地背景、考古学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孙智彬

四川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老龙头墓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的重要性。墓葬发掘时间长、数量多、面积大、延续时间长、葬俗特殊、墓葬结构规模



M13 铜罐

M57 铜马车

M1100 铜镜

M57 铜勺、案及马车出土场景

量有一些提升，可能与北方民族南下有关，是研究文化和技术传播的重要实例。此次老龙头老龙头墓葬群发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铸铜有关的器物出土于铸匠墓，这一点非常关键，包括石范、鼓风管等器具在本地出土，说明本地有很好的铸铜传统，这对于研究古代工匠的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器物风格多样的器物与铸匠墓之间出土的丰富的冶铸器物，为研究西南地区青铜时代以及铁器时代系统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从青铜器、金器、铁器这些角度入手研究可以看到，老龙头墓葬的文化面貌既有区域交流的特点，也有本土因素，是一个非常好的西南地区冶金技术的案例。老龙头墓葬群也是目前盐源地区唯一正式发掘的青铜墓地，复杂的墓室结构、特殊的葬俗习俗和丰富的遗物，为我们建立年代框架和文化序列，对我国西南地区考古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赵宾福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教授

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西南地区的考古应该是后来居上，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又看到老龙头墓地的材料，不断地挖掘到我。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各类遗物7000余件(套)，内容非常丰富，特色也非常鲜明，但怎么看待这些特色，是自己本土特色还是外来特色杂糅在一起，这是下一步的问题。对于老龙头墓地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特征、葬俗等，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关于这批遗存的定性问题，还可以更多地考虑一下“遗存的生业方式问题”。“从遗物上看到它非常复杂，遗存的复杂是不是人群的复杂？不管怎么样，我感觉到这批材料非常好，特色也好，对整个西南地区、云南地区、周边地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很充分的材料。”

刘国祥

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首先特别难得的是，这是近十年来我们中国对青铜时代墓地发掘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样规模的墓葬，在年代学上我们厘清了晚商到西周这个阶段的墓葬，对于整个青铜时代文化交流方面有特别大的意义，在这个方面也做出了特别突出的成绩。其次，盐源老龙头墓地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在它的区位，盐源盆地处在边陲半月形地带区域，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在的西南地区可能还有来自西南方向的，除了东南方向或者北方的文化传统线路以外，可能还有来自西南方向的文化传统，我们过去包括三星堆海贝等资源，不少都相信与西南方向文化交流存在，我们了解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要总结它的意义，它所在的区位是体现了一种中华文明开放性，也就是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化因素，而且中原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从这个维度上来说，它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马家窑的发掘，甚至可比肩几千年前的大黄坛、黄金墓引起了国际上的学术兴趣，就在于它的文化交流，我们这个地点也是如此，从这些方向来进一步探讨，强调这个墓地的的重要意义，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值得总结。”

于孟洲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老龙头墓地非常重要，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分析。在以下几点可以继续丰富和深入。第一是延续时间从商代晚期一直到汉代，目前仅分为三期，相对其他地区域墓地划分较少，对分期的划分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第二是可以继续明确文化性质的界定，第三期是可以提炼一些比较典型的明确的、让人很好识别的器物和符号；第四是可以更具体明确地指出，在整个西南地区或者西南夷地区，老龙头墓地在文化交流网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第五是老龙头作为重要的区域性遗址，可以继续明确它的社会发展特点和发展规模是怎样的，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老龙头古有何样的位置；第六，这个区域从古至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很大一部分发展时间内，它与其他区域不断在关联，又有它自身的发展特色，所以所有从这个长时段区域中最终总结出来几个节点，这几个节点就是对区域社会特点的把握，同时也是对于它本身怎么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的总结。从这个角度来讲，老龙头墓地的价值就特别明显。

(发言摘要由老龙头墓地专家咨询论证会秘书组录音整理，未经专家审核)